

初恋不是一片云

——少男少女悄悄话



金石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初恋不是一片云

——少男少女悄悄话

金 石 主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4 号

初恋不是一片云
——少男少女悄悄话
金 石 主 编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南长街甲 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5 千 插页 2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094-035-7/G·12

定价:5.40 元

目 录

晴空下回首·····	张先国 (1)
江之头·江之尾·····	赵 青 (6)
杨花·雪花·及蛙鸣·····	刘革学 (11)
纷飞的叶子·····	黄雪峰 (19)
梦见了紫逊色·····	王 莉 (22)
众里寻他千百度·····	杨 鸥 (25)
回眸·····	张吉安 (29)
黎明印象·····	广 兰 (36)
雪地虹影·····	若 木 (44)
最后一幅水粉画·····	秋 林 (50)
初恋,不只是温馨·····	李士海 (54)
流动的河·····	陈慧民 (60)
无果的花·····	初 晓 (62)
春之颜 秋之颜·····	辛 然 (67)
九十九颗纽扣·····	李 芸 (77)
芬芳绿地·····	蔡 磊 (85)
从此不敢惹秋事·····	许福芦 (92)
目光·····	纪 青 (99)
雨中情思·····	傅建文 (103)
那片雪野,并不遥远·····	解朝晖 (114)

紫水晶.....	高 烽	(118)
永远的彩虹.....	孙 菲	(132)
心中的小河.....	施益民	(136)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马 林	(142)
保存一份崇拜.....	蔡若秋	(149)
纯情少女的爱情.....	兰 兰	(152)
他是个不老实的情人.....	雪 儿	(210)

晴空下回首

张先国

21岁的天气该响晴了，但雨季发生的一切，却常常使我在静夜痴痴地独坐。虽然不忍重翻旧事，然而，每年这个时候，桃花依旧是灿烂的一片红。

儿时曾有一个洁白的梦：我和一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爬雪坡，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坡顶。不知结局如何，但我记住了那个小女孩的名字：“芳。”也许因为童年一直很孤寂，缺少玩伴，这个梦居然在我16岁的时候依旧如新。第一次遇见她，得知她叫芳，我不由怔了一下。当时，她和芸在一起，一袭红裙。

我和原是同桌。芳和芸的座位在我们前面一排。课余，我们四人经常一起讨论诗歌什么的，无忧无虑。原机智幽默；芳较矜持；芸则天真活泼。16岁无猜的心境，该是清风下的一片雪野。

春游时，芳病了，把她的自行车借给了我。还车时，我把一簇桃花送到她的病房。后来，我偶尔发现她的课本夹着几瓣桃花，淡淡地香。而芸告诉我她写了首很美的诗，叫《一片桃红》。但不久后，她俩转班了。

于是，我渴望遇见她，但见面后只是淡淡地相视一笑。

我们的身后都燃烧着一片风。

于是，我们开始通信，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

从此，芳成了我心目中唯一的少女形象，纯情而美丽。

如今，晴空下回首，仍觉得芳站在那片绯红的桃云之中。涉世不深的16岁啊，为什么对青果竟如此地向往？

那段日子里，芳曾在绚丽的早晨轻吟唐时的诗、宋人的词，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方格子里寻找诗意的表白；那段日子里，芳曾沿着一黛青色的小径，走到竹林的尽头，我曾顺着堤绿色的垂柳，走到冬天的风口；那段日子里，芳曾在追逐夏夜的湖风，独自忧郁地弹唱，我曾在流萤逸飞的时候，采撷馥郁的桔香……

可是，我们相遇的地方，并不是月亮的归处和星星的家，为什么仍如此陌生如此遥远？

二

一个夏日的黄昏，桔香正浓。好友岸告诉我：他爱上了芸。我们谈了很久，直至满天繁星疏落开去。岸说：为了芸的明眸，我将重塑自我。从此，我和岸拥有了相似的梦。

岁月如流去，高考成了一道分水岭。芳考到了江城武汉、原考到了山城重庆，而我、芸、岸都失利了。与芳考进同一所学校的还有另一位朋友绍。

那是一个凄凉的秋夜。绍回母校看我，芳托他带给我许多书。绍对我说他爱芳他将与芳同舟共济。我知道在大学里绍

给芳许多帮助，而我正接受芳的帮助。绍还问我是否和芳有那种关系。我没有回答。避开他的目光，我说我祝你们幸福。

当时，老街正下着雨。古老的青石板路在我的身后泛着清冷的光。

绍走后，我在岸的小屋里学会了抽烟。一个月之后，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活……

如今，晴空下回首，只能为当时在失败和自卑的阴影之中徘徊挣扎的我而重生悲哀。绍的介入使我找到了幻想与现实的分界线。从朦朦胧胧的爱恋中猛然醒悟，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与芳的恋情：爱不尽是虚无缥缈而充满诗意的，爱的圣殿必须构筑在现实的土地之上。

如今，昔日的压抑与愤懑已化为云烟，在心灵的天空中被青春的太阳装点为霞和虹。感谢命运之神的此种安排，使我踏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旅途。

三

新疆，一片怎样的山河啊！我被彻底震撼。我迷上了戈壁、雪山、草原和沙漠。而当我在那迷人的风景的背后发现了人的贫困时，我对自己说：我需要更多更多的知识。我不能成为精神的乞儿。

芳来信了。绍的事她并没确知，她仍旧用温柔的话语抚慰我漂泊的心。然而，信中夹着一张她和绍的合影，他们的身后，是一簇绚丽的桃花。

于是，我学会了奋斗。我一面忍受着困苦和饥饿、病痛和孤独，一面对她保持沉默。她的来信，也许出自她善良的

天性，出自她对弱者的同情。所以，在我藏真忍痛的沉默中，蕴藏着某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考期逼近的一天，我忽然收到芸的邮包。拆开一看，是岸送给她的礼物，有许多曾是岸托我转给芸的。其中还有岸前些日子写给芸的一封长信。

那封信一定是岸辗转了几夜才鼓起勇气写的，毕竟四个寒暑在默默之中逝去了。但芸却流着委屈的泪：“……我对他做的一切都很普通，他为什么有这种理解？原来，我身边的许多人包括你都把我作为他的女友，太可怕了……”原来，四年来岸一直生活在自我设计的空中楼阁里。而芸，因此心绪变得很坏。

十月，家乡的桃正熟的时候，我在北疆一株挺拔的青杨树下，代表岸将他四年的寄托化为了一缕青烟。那天，我落泪了。

进大学后，芳写信告诉我，她一直把绍看作是一位兄长。对此，我只有苦笑。那份纯真已随着十月的那缕青烟随风散去。我注定要成为中亚细亚那片神奇的土地的耕耘者，成为家乡的客人。而在那片土地上，已有雯将和我一起度过漫漫的人生长旅。

如今，晴空下回首，只能对芳致以诚挚的谢意。如果当初我能和芳考到同一座城市，如果绍不介入，如果现在我不拥有雯，也许芳会和我走到一起。然而，历史可以忍辱负重，却不能逆转。

一切已成为事实。我只有珍惜，珍惜过去和芳的那段情谊，珍惜现在和雯的爱情。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一片丰饶的园林。我知道，既然我走进了雯的园中，我就应该为雯阻

挡风雨，就应该和雯携手创造生命的新风景。

芳啊，我只能对你说：保重！

四

前年冬天，我接到消息：芸自杀了！她是从古城江陵的一座楼顶跳下去的。死因很简单：芸一直深爱着原，但原一直把她视为小妹妹。芸表白的时候，被原拒绝。也许她想起岸，觉得无颜于故人……

接到消息的时候，我正与几个青年诗人讨论诗人海子的自殒。

去年立春时，原和岸在芸的坟头植了一株桃树。我想清明过后，定然是点点的红，如孱弱的芸咯出的血……

单纯无邪的芸走了。留下了她精神失常的母亲和从此孤独抑郁的芳。

去年生日时，我收到了两件毛衣。一件是女友雯为我织的，另一件则是芳寄自江城。芳织的那件针眼细密，颜色是一种凝重的红，有雨后桃花落瓣的那种凄婉。这是芳平生织就的第一件。

雯捧着这件毛衣泪流满面。她幽幽地说芳太好了太好了几万针织得多么不容易有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也许是我不好使你辜负了她……，我说，不不逝去的已无可挽回。雯啊这是命运……

于是，我把那件毛衣庄重地叠好，并没有试穿。

前些日子听友人说，芳准备报考我们系的研究生。我知道哲学并不是她的专长，但不知她为什么这么做。难道她要寻回过去的旧梦吗？

如今，晴空下回首，仿佛看见雨水正流过芸那苍白的面庞。芸啊，你为什么把生命看得如此地轻呢？

我们对生命顶礼膜拜，欣赏它的崇高与神圣。而爱情，这个悲剧中最永恒的主题，它既能使生命丰盈如水、炽烈如火，又能使生命苍白似灰，甚至在顷刻间化为云烟。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带着一种天然的虔诚去追求，五时举礼，终日风尘。有人说：情到深处人孤独，爱到极至就是死亡的开始。难道芸是这样的吗？

芸去了，回首时我只想对芳说：缘份尽了。请你从心中抹去我的名字。爱本身只是一种历程，当它君临的时候，难以捉摸；当它消逝的时候，任凭你踏断万水千山，也无可寻觅。只有容忍失去才能占有将来。在那片桃林边，还有许多听风的人。

几番风雨过后，青春岁月才显出些晴朗。如今，在21岁的天空下，我与雯一起静静地看蓝的天，蓝的海，蓝的土地。

当然，忘不了那一片桃红……

江之头·江之尾

赵 青

认识你时，你才19岁。

一个初具规模的女子，一颦一笑乃至似蹙非蹙都是让人心动的。那时，你正在市第三棉纺厂那个被男人们称作“芙

蓉城”、“女儿国”的地方工作。我与你相识纯属巧合和偶然。那天，上海芭蕾舞剧团著名舞星辛丽丽来我市演出。我给分在你厂做教师的一位同学送去一张观摩券。离演出时间还长，坐下不到一刻钟。在我记忆里，那屋子乱得不能再乱。几个单身汉相互捶着叫着，泪水都快弄出来了。唯有你一动不动欠身坐在一张半新不旧的绷子床边。垂吊的灯光微微照着。你在翻一本破得比烂腌菜还要糟糕的《安娜卡列尼娜》。不知你是在听他们聊天，还是醉在书中，反正你一直没有吭声。直到我同学用他那不太好懂的本地土话向我介绍你的名字时，你才抬起头，对我点头一笑，露出一颗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我望着慌得不行，不敢正面看你，当即就有一种被什么重重击了一下的感觉，很快就拖着同学出了大门。如同一本书的扉页和装帧，我们之间的认识，除了依稀留下一个大体印象之外，恐怕没有任何更加值得琢磨和回味的地方。

几天后，我到长江中下游一个金星渡口。也就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百万大军渡江时，被毛泽东描写为“直取对岸江心入宝洲”体验生活，面临滔滔大江千波万折向前奔泻，千古英雄千古风流都注心头，人的情思无法遏抑。然而，人似乎只有在梦里才能返朴归真。那几天我一阖上眼皮，就见你的影子在动。处在迷迷糊糊中的我，心里老被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拽着不得安宁。人说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之中，说的是眼睛的魅力；而我头一回惊奇地发现你那颗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决不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逊色多少，特别是那白炽的灯光投射到你那淡淡一笑时，那颗小虎牙显得十二万分水灵和动人。到渡口落宿的晚上，我整整一夜都被和你那

次短短的见面和见面时淡淡的一笑，折磨得死去活来。趁着同房的人东倒西歪酣睡之后，我掀亮灯想给你写信，可拿起笔却犯了愁，连个名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呢，总不能像万卡那样寄给“乡下的爷爷收”吧。想了半天，还是决定“曲线救国”寄给在三厂教书的同学让他转交给你，进而一想男男女女的事干嘛一下子就扩展到更多人知道呢。我关上灯，极力回忆那次匆匆会面中同学给我介绍时说出的一个很拗口又很亲切的名字。从语言判断，好像叫钟什么珍。我努力从百家姓中从四角号码字典上，找来一个类似你姓名的同音字。对了，就写钟鼓楼的“钟”吧，“珍”字似乎是听得较准的，也是一般女性常用的字，大概不会错。余下中间一个字呢，好像是一个“巧”字，又好像是一个“芬”字，真把我难为透了。于是，我壮着胆给你发出了我的第一封情真意切意切情真让人愁肠百结，催人泪下的情书。

从这以后，渡口乡邮所的门槛都被我踏平了，每天只要班船把鼓鼓囊囊的邮包一丢下，我不等乡邮员分发就在那里堵着拦腰截住当场拆包。信，来了一封又一封，偏偏没有你的回信。莫非真的是名字写错了吗？不然，为什么连个你好你忙吧之类的客套话也不会说呢。

纳闷儿了好几天，我决定提前回城找你。当地的小伙子都知道，三厂的姑娘最爱在黄昏暮色中结伴散步。她们大多数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与当地瓜葛不大。下班后，她们没有哪儿可去，只好相互拽着去夕阳下、马路边寻找一个炫耀自己、显示自我的机会。要不然实在太委屈那么多姣好的身子、那么多丰腴绰约的英姿。我选择最佳时刻守候在你散步必经的路口，果见你穿着一件得体透明的白色裙子悠悠走

来了。你被众星捧月般地围在女友们中间。我忍不住喊出了声：“钟巧珍！”你抬起头不知所措。喊我？哦，你就是……那天送票来的……小曹的同学吗？待双双站定后，你问我上哪儿去。我明明是去找你却偏说是去小曹那里玩。见你快要抽身了，我才禁不住问道，我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信？！你似乎全然不知。我把写信的过程一五一十向你说了。一遍。你笑得直不起腰来：“你呀，真是乱弹琴！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我叫‘陈小一芬’！”真相大白后，我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去。回到厂里，你从满是灰尘的信架上找回了我的那封白白浪费了自己感情、又让一个女人笑话一辈子的信。你说就凭你这三个字，我就挺喜欢你。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草地上，我和你相依相偎。那天晚上，你穿的还是那条白色裙子。透过微弱的亮光和婆娑的树枝，我看见你那被风撩动的裙裾与你微笑时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一把搂住你，发疯似的亲你吻你，而你先是慌得不行，把脸赶忙掉到一边深深埋进我的怀里。朦胧的月光下，我觉得，我猜想，在你脸上，在你那似蹙非蹙的眉宇之间，似乎有一种不明显的痛苦表情，然后你轻轻问我，“你说，我们这样会是暂时的吗？”我一时找不出更好的话，只知道更紧更紧地搂住你。你突然从我的怀里挣了出来，仰起脸迎向我，缓缓地缓缓地张开了你那薄薄的潮潮的嘴唇。你那晕乎乎的脸你那双唇打开时露出的极白极细极好看的小虎牙，又一次如江潮般猛烈撞击着我。我不顾一切地抱起你。我们亲吻了那么久，那么紧紧不放，致使你快要承受不住了。我这时平生第一次那么不害臊地亲吻了一个女人。一种无法表达和言传的激动与生命体验使我喘不

过气来，滚滚热泪立刻遮蔽了我的眼睛。

再后来，你轻轻对我说咱们的事该有个结果了。我头一回大胆地向组织公开了我过去一直不愿公开的恋情。组织上也很认真地调查了对方家庭和社会关系，可是，得到的结论却使我们俩一生都肝痛欲绝。我们几个月来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被一纸公文宣告彻底破产。至此，我才知道，一个农民的儿子与一个地主的女儿之间隔着多么遥远的“万里长城”。我在体味爱的甜蜜同时，也刻骨铭心地感到爱的绝望和爱的残忍。

很快，你就办妥了调离手续，执意要回长江源头的宜宾老家回到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中去。临行前，你约我长谈了一夜。你痛苦地向我叙述了你第一次从宜宾走出三峡的情景，是一个年轻的军代表到宜宾中学支左时认识你的。后来凭借他父亲的权力把你调到了这里。也是因为同一原因，你们吹了。你说，如今在这里，怕是再也无法呆了。第二天，我非常痛苦地在江边与你分手。我们相拥了很久很久。直到轮船响笛了，你才跑上船去。我一直站在江堤上，望着你望着你乘坐的东方红8号轮，望着你带着一脸的愁绪和不可言状的痛苦消失在濛濛细雨之中……

二十年过去了，诚如古人所云：“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我们每日都枕着长江的波涛入梦和醒来。过去的一切是那样模糊又是那样清晰；是那样让人惆怅又是那样令人怀念。一位诗人说得好，我说/我试着努力地/记住忘记一切/或者忘记记住一切。让“忘记的”和“记住的”都变成阻隔在深渊那边的记忆，只有未来和今天才是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所要致力把握住的永恒。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了我的妻听。妻很为我们这段罗曼蒂克感叹了一阵。不久前，我终于有了一次出差四川宜宾的机会。妻说，“阿青，你到宜宾，什么也不要带，给我带上一句话，向你过去的那位女友问声好，愿好人一生平安。”我一听，眼睛一下潮了。我讷讷地对妻说，“我既感谢你，也感谢她，是你们用最诚挚和最纯洁的爱，温暖和复苏了我当时那颗重创之后快要麻木和破碎的心。”每个人一生中，藏得最深的兴许就是最美的。在漫漫旅途中，只要心头永远留着那么一丝美的情愫和美的瞬间，又何必去追求那朝朝暮暮的永恒呢？……

我想，远在长江源头的你，会理解我的，会理解。

杨花·雪花·及蛙鸣

刘 革 学

又要到杨花纷飞的时候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苏醒的气氛。

而我仍生活在自己的冬季，一身灰色的衣服紧裹憔悴，故做的潇洒和笑容后面堆满沉甸甸的隐痛。萌发的季节，我却在进行埋葬的动作。

第几个——她是第几个伤痛？第三个。或者说是第 n 个。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因为她空前绝后，惊心动魄。

仿佛就在昨天（其实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你我搭乘同一辆命运之车——我是眉飞色舞的司机，你是我唯一的乘

客。眼前和身旁杨花纷飞，白茫茫，如雾，如云。车行在校园中，而我们犹如身处琼楼玉宇、天宫仙境，或者伊甸乐园。

“你看这杨花，多美呀！”你说。

“是啊，真美呀。”我附和着，装出一副稳重老成的样子。其实，我还有半截话语卡在嘴边：“但是最美的风景不在眼前，而在身后！”可是，我没有说出口。我一直是这样，这也是中国男人的通病，就像热水瓶，外冷内热。

仿佛就在昨天（其实是不久前的一个傍晚），爱情的列车终于驶到了终点。喜喜悲悲，哭哭笑笑，热热冷冷，远远近近；矛盾、误会，误会、矛盾。我有时想要逃避这种生命的煎熬，有时想抹平裂痕和沟壑；而你或是出现在我想要忘记你的地方，或是躲避，用温柔的推开或冰冷的声音——阴差阳错。总是阴差阳错，生命中太多阴差阳错。这就是命运。我们往往无法选择，就像最初的真诚和痛苦的泪水——或者如她所说：缘份。

我们都已疲惫不堪。希望、失望，失望、希望……我变得焦灼，进而恼怒。我发火了。我说，你不要再躲了，这也许最后一次；我不要求你说“Yes”，也不要求你说“No”，我只要求：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把最后的话说完，让我把最后的泪流干！

该说的都说了，能说的都说了，伤心的和动情的，温柔的和冰冷的。

我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我说过，我缺少的不是什么刺激，因为我的心情已经历了太多的伤痛；我需要的是理解和抚慰，心灵的慰藉。我认为，真正爱我的姑娘会说出“我